

流鐵

(本 俗 通)

編 改 文 周

版 出 店 書 華 新 東 華



(通俗本)
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五

鐵 流（通俗本）

編者 周 文

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三版

二〇〇一——一〇〇〇〇

翻版的序

這本『鐵流』大衆本，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編成的。用的筆名是何鐵天。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。這本書，是『左翼作家聯盟』的『大衆文學委員會』編印的『大衆文藝叢書』的第二本。第一本是『暴滅』大衆本，也是我編的。可是這兩本書剛剛出版，就被禁止了。現在相隔了八年，早已在世界上面絕跡，我就把它拿來重新出版。

關於這本書，還得說兩點：第一、這『鐵流』是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支著的，曹靖華先生翻譯成中文，全書大約有十幾萬字，我這個大衆本是根據曹靖華先生的譯本編的，縮寫成三萬字光景，只是把『鐵流』的故事傳達出來，不過，書中所有緊要的地方，我都是盡量編下來的；第二、這『鐵流』，寫的是二十三年前蘇聯古班的農民、水兵、和手工工人，參加十月革命的故事。從這個故事裏面，我們可以看出蘇聯當時的革命，是怎樣的克服了困難，怎樣的從艱苦奮鬥當中鍛鍊出來，長大的起來。也從這個故事，我們又可以想到今天的蘇聯，它的成爲世界上最幸福、最強大的國家，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從艱苦奮鬥當中得來的。我們今天正

在抗戰，正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時候，看了這樣的故事，使我們想想從前曾經經過的艱苦奮鬥的情形，想想目前正在過着的艱苦奮鬥的生活，是有很大益處的。

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文寫於延安楊家嶺

第一章

俄國的古班地方，有許多人是从烏克蘭搬來的哥薩克人，也有許多人是從哈爾省、葉加省等地搬來的人。不過哥薩克人到古班來的年代久一點，差不多大多數是地主。而另外一部份哥薩克人，和那些外鄉人，都是他們的佃農。其餘，光景稍為好點的，也不過是作一點手工業。天下的老鴉一般黑，到處的地主也同樣剝削人；所以外鄉人和哥薩克人常常衝突，結下了深仇大恨。哥薩克人罵他們是『奴才』，他們也回他一句『七豪』。自然，那些外鄉人當中也有發起財來的；發財的外鄉人，也就被發財的哥薩克人尊敬，他們也就擺起架子來，也罵那些窮的外鄉人是『奴才』。

1
在一千九百一十七年的時候，俄皇在土耳其地方，參加着帝國主義的戰爭，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的，把許多老百姓送上火線去當炮灰。在火線上當炮灰，哥薩克人和外鄉人也並不兩樣，可是那些外鄉人的貧農去當兵，上面一切都發給，從頭到腳都給他穿；而哥薩克一樣去當兵，却自己準備一切費用：買馬，裝鞍，服裝，武器，都要自己拿錢出來，於是就把家產化光了。於是哥薩克人當中，富的就越見其

富，窮的越見其窮。於是就大家都憤恨了。於是哥薩克人就同外鄉人聯合起來了。於是就幾千成萬的人擁擠着，打倒戰爭了。於是土耳其戰線上的隊伍，也就像崩山一樣的退下來了。哥薩克的騎兵隊，外鄉人的步兵團，騎炮兵，都撤回了古班。水兵們也把兵艦炸沉在海底，跑來古班。還有些城裏的工人也跑來古班。大家都瘋狂似的，組織起蘇維埃政權來，於是就把軍官們的頸砍了下來，丟下河去了。

可是外鄉人一喊着分田地的時候，哥薩克人的臉色就變了。有些躲藏着的軍官也開始向哥薩克人煽動說：『布爾塞維克要把田地通通交給外鄉人了，哥薩克人都去做佃戶了。這還成什麼世界呀！天翻地覆了！』

於是哥薩克人就組織起來了，又服從那些軍官們的指揮了。全古班就都搭起了絞首架，開始屠殺那些外鄉人。從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三月，就一直鬧到八月間的時候。

八月間，成千成萬逃出來的勞苦大眾：有老漢們、娃娃們、婦女們、姑娘們、騎兵們、水兵們、步兵們、炮兵們，大家都驚慌的站在太陽下面，擁擠在一個大的原野上，開羣衆大會，討論着眼前的緊急問題。在那人山人海當中，擁擠了馬車、貨車、炮車、兩輪車，擠滿了一切一切奇奇怪怪的傢具，和奇奇怪怪的東西。

在磨子跟前，擠着些團長們、營長們、連長們、參謀長們。他們都是理髮匠、小木匠一類出身的。他們是兵士自己選出來的隊長。還有一些是來附和革命的軍官

。這回，一般農民、士兵，一般勞苦大眾，眼看着哥薩克的大屠殺，就都同他們出
來逃難，已經一星期了。但是哥薩克的屠殺還沒有停止。大家都在這驚慌、恐懼和
絕望當中，對這些長官們起了憤恨。大家都覺得死期就在眼前，但是大家都沒有一
點辦法。長官們只要說一聲，同志們，我們想辦法罷，大家的罵聲就更其噪雜起
來，千萬隻手，像森林般舉了起來亂揮着。士兵們也就搖着帶刺刀的槍亂罵：『都
是你們把我們弄來的，可是現在把我們弄到那裏去呀！』

於是羣衆就吼着潮水般的聲音說：『出賣了！』

這時候，隊長郭如鶴，站在磨子跟前。他是一個矮個子。他的頸巴子和下巴骨
，像鐵的顏色一樣。他咬緊着牙關，悲愁的望着衆人。一個高個子的水兵，端着上
了刺刀的步槍，從人叢中罵着，擠到他的跟前。

郭如鶴不慌不忙，鎮靜的用着烏克蘭話叫喊起來：『同志們！難道我們不是同
大家一起流過血的嗎？難道不是你們自己舉我當長官的嗎？』

那水兵怒吼了：『我認得你是帶過金肩章的。』

郭如鶴就說：『難道金肩章是我自己找來的嗎？難道我不是在土耳其戰線上把
長官殺死的嗎？難道我不是同你們一起種過地的嗎？』

於是許多人就喊：『對的，對的，是我們的！』

但是那水兵像沒有聽見似的，把槍尖向郭如鶴刺去。一個站在郭如鶴左邊的赤

膊漢子，用刀向那水兵的手肘一撞，刺刀就一偏，就刺進右邊的一個年青營長的肚子裏去了。於是人聲都驚叫起來。長官們都掏出各人的手槍。於是人們又是一陣的奔跑，混亂，大家亂撞着，亂踏着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從原野的遠處，一匹黑馬飛奔前來，馬背上馱着一個鮮血淋淋的死尸。大家都一下子停止了混亂，把頭轉了過來。只見那黑馬的後面，又追來一個騎馬的鬍子老漢。黑馬跑到人叢當中，把背上的死尸拋下地來的時候，那鬍子老漢就滾鞍下馬，抱着死尸痛哭。大家在這時候，都感着悲慘和緊張。那老漢哭了一陣，站起來叫了：『哥薩克，軍官們，都反叛了！他們只要看見外鄉人，不管是老頭子、老婆子，都用刀砍、槍斃、絞殺。他們說，我們通通都是布爾塞維克。當兵的就吊死在樹子上。唉，大家都完了！』他把話說完，把兩隻手舉起，瘋狂的望着衆人，終於又跳上馬背亂跑去了。

郭如鶴這時候張開那鐵一樣的嘴巴，慢吞吞的說：『同志們！看見了嗎？』衆人都悲憤的回答：『我們不是瞎子。』

郭如鶴就說下去了：『同志們！我們都看見，前後都是死了！哥薩克們或許今天夜裏就來殺我們的。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步哨，沒有人來指揮。我們要退却才行的。我們只有改編軍隊，選舉隊長，還要有鐵的紀律，才能够殺出一條血路，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。在那兒才可以得到救援。』他停了一下，望望衆人，又才問道：

『都同意嗎？』

這時候，人山人海都吼出一聲：『同意！』

但是一個八字鬚的漢子，却大聲說：『那末我們往哪兒去？絕路啊！哥薩克也不是野獸。毛古村有五十個人把槍彈都繳了，哥薩克並不會動他們一根頭髮。他們現在却在種地呢。』

於是衆人都憤怒的叫起來了：『那些投降的都是土豪！……你去詆哥薩克的屁股吧！……去給哥薩克種地嗎？又去挨哥薩克的鞭子嗎？……媽的，打死他！他想出賣我們！』

郭如鶴等到大家稍爲靜了一下，就提出選舉總指揮的問題來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不錯，總指揮是非常重要的。舉哪個？

『郭如鶴！』誰這樣叫了一聲。大家都明白，不錯，郭如鶴是不錯的。大家就附和了。都舉起手來贊成。

郭如鶴向大家行了一個舉手禮，就向着那個死尸跟前走去，脫下破草帽。大家都跟着他站在尸首跟前，把帽子脫了下來。他就舉着沙沙的聲音說：『來，敬心敬意來埋葬我們的同志。』

有一個老婆子，名叫郭必諾，突然哭了起來，於是所有的女人們也都哭起來了。幾個漢子把那兩個死尸，抬了起來，走在前面，羣衆都在後面跟着。一會兒都就

沙聲沙氣的唱了起來：

『你犧牲在命定的鬥爭裏，

對人民的愛，

把你所能的通通獻給它了，

專制行將崩壞，人民將要起來……』

大家越唱越感着興奮，都覺得有一種偉大的力量，在每個人的身上流動。彷彿在這裏的一切都是像骨肉一樣的親密，都是最接近的。好像大家都是生在這裏，也都得死在這裏似的。

握好兩個墳墓的時候，郭如鶴又脫下帽子來說：『同志們！我們的同志死了！我們應當向死者敬禮。但是，他們是為什麼死了的呢？他們不是爲了蘇維埃政權死了的嗎？是的，同志們，蘇維埃俄羅斯是不死的，是和宇宙共存的。在俄國是勞農政權，一切都會組織好的。現在是，那些軍閥們，地主們，資本家們，都來圍攻我們來了。但是我們是死也不投降的。同志們，我們大家來向我們死了的同志發誓，我們保護蘇維埃政權！』千萬的羣衆都又跟着脫下帽子來，舉起手來喊：『我們保護蘇維埃政權！』

天黑下來了。女人們又痛哭了一番。

第二章

郭如鶴是一個僱農的兒子。他在六歲的時候，就限人家當牧童。後來在一家鋪子裏當學徒，才慢慢的學認些字。後來當兵，在土耳其戰線上，他成了一個最好的機關槍手。因為他很勇敢，部隊曾經把他送進准尉學校裏去。但是不管他怎樣克苦用功，結果還是不及格。教官和士官候補生們，都向他嘲笑：『哼！莊家漢也想當軍官呢！多麼蠢的蠢貨！』他聽見這些話，就非常憤恨。但是他不作聲，只咬着牙關，皺着眉頭。終於成績不好，學校就把他送回本國去了。他又上火線，又當機關槍手，一排一排的人又在他的機關槍下面倒下，他有了功勞，於是又把他送進准尉學校去了。他被送進准尉學校，前後一共三次，但是都不及格。他和那些軍官學生，一點也合不來。後來又在那些軍官們的辱罵和嘲笑聲中，派回本國去了。那時候，由司令部來的公文上憤激的說道：軍官損失得太多了，放他做准尉吧。因此，一對金肩章就掛在他的肩膀上，金晃晃的。可是，這一下子，倒使他覺得孤獨了。那些和他最親近的農民們、士兵們，都因為那肩章的界限，把他們隔開了。而在軍官們的一方面，他是和他們合不來的，而他們也非常討厭他。他於是憤恨，憎惡。一

直到三月間，七兵們從土耳其戰線上，喊著『打倒戰爭』的口號，拖下來的時候，他這才覺得那肩章使他成了工人農民士兵們的死對頭。他憤恨，他把肩章撕去。當他回家的時候，正鬧得天翻地覆。哥薩克人同外鄉人都互相擁抱著喊口號，捉着軍官就殺。可是一到分哥薩克的用地的時候，有錢的哥薩克又通通都反叛了，又和軍官們勾結在一起，來屠殺這些外鄉人。郭如鶴也是外鄉人當中的一個，雖是過去曾經當過軍官，但是他為大衆勇敢服務的精神，已經為大衆所知道。所以他這回被舉為總指揮。

他在當天晚上，同所有的指揮官們，計劃着軍事行動。在洋鐵燈的光下，他動着鐵樣的下巴說道：『我們一定要死在這裏的：作戰的命令一道也不執行。哥薩克的屠殺，難道沒有看見嗎？』

一個指揮官皺眉說：『對士兵沒有辦法。哼，屎不脹到肛門，他們是不會拉褲子的。』郭如鶴道：『哪裏還沒脹到肛門啦！』忽然，拍啦！在很遠的地方發現了槍聲。大家的心都一下子緊張起來。可是大家依然伏在一張大桌子上，用手指在地圖上劃來劃去，研究着地形。指來指去反正是一樣：左邊是海，右邊是敵人駐紮的村鎮，下面是通不過的高山。哼，退到哪兒去？

郭如鶴望着地圖說：『這是很明白的，只有打到聖十字去，由那兒再到俄國去。』

一個指揮官說：『好聰明的頭腦！沒有子彈，你怎麼能夠通過暴動了的全古班，而到聖十字？』

郭如鶴說：『可是我說要到我們主力軍那兒去。』

另一個指揮官也說：『可是你知道主力軍在那兒？』

郭如鶴說：『我說是要佔領諾沃路，到那兒，好等俄國派來的援軍。』

這時候，坐在郭如鶴對面的一位指揮官，帶着一副老革命家的神氣說：『同志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移動軍隊，簡直是送死。我們必須要改編軍隊。那整千整萬的難民和車馬，簡直把我們的手腳，都束縛着了。我們一定要他們離開部隊！部隊應當完全自由，應當沒有牽掛的下命令。應當這樣命令他們：『在村上停留兩天，以備改編。』』他的意思好像是說：『你姓郭的懂得什麼軍事學！為什麼羣衆不選我呢？盲目的羣衆！』

郭如鶴用那鏽鐵一般的聲音說：『你想要怎麼？每個士兵的父母妻子都在輜重車上，難道把他們拋棄麼？如果我們坐在這裏等，那只有把我們殺光了。我們要走，走，走。明天出發，決定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。』他說到那『走，走，走』的時候，臉上表示着鐵一般的堅決。

第三章

在白夫哭了一陣的老婆子郭必諾，今晚上怎樣也睡不着。遠處是響着斷斷續續的槍聲。天又是這樣的黑暗。滿地都是亂七八糟的飢民，亂七八糟的堆着軍馬和傢具。一切都是混亂，一切都是不安。這內女兒名叫安加是躺在旁邊的。安加有一個愛人正在和安加說話。這愛人走過老婆子身邊的時候，老婆子又抬起頭來，坐在車上，無精打采的說：『喂，你看看，布爾塞維克在想些什麼呢？一切財產都丟了呵！當我嫁給這老頭子的時候，我的媽曾告訴我說：『哪，把這火壺給你，你要好好的保護它，就好像保護你的眼睛一樣；你死了的時候，就把它傳給你的子孫們。我是打算在安加出嫁的時候，就把它給她的，可是現在通通都丟了。一切牲口都丟了。蘇俄政府在幹些什麼呢？讓這樣的政府同我的火壺一起死亡吧。都說只出三天，三天，可是已經一星期了。對我們一幫事情都不能夠辦，這算什麼？蘇俄政府。唉，我的天，那哥薩克的刀子呵！……』

安加的愛人，想起剛才安加拿着一把小刀子向他講的話：『哥薩克要是來了，我就要自盡的。』現在又看見郭必諾這樣的傷心，心頭也一下子酸酸起來。但是他

馬上又忍着說：「唉，老太太，傷心什麼呢——你再傷心，東西也不會回來的。」

但是郭老婆子仍然傷心着。她半世的生活，像影子一般的跟着她——真是艱苦。兩個兒子在土耳其戰線上打死了；兩個孫子在這部隊裏帶槍。老頭子在車庫下打着野學。至於安加呢，靜悄悄的躺在那裏。唉，六十歲了。無論老頭子，無論兒子們，受苦把脊梁都壓斷了。可是替誰受苦？不是替哥薩克，替將軍，替軍官們受苦嗎？一切田地不是都在他們的手裏嗎？可是外鄉人呢，簡直同狗一樣，唉，真傷心呵！

她又躺了下去，還是睡不着。於是又想道：「布爾塞維克不信神——可是怎麼呢？可是他們自己知道，該怎麼辦：來了，一下子通通都把它破壞了。軍官、地主都快樂的滾開了。上帝呵！保護他們吧，雖然他們不信神的話。他總是自己人，不是蠻子。他們不是爲着人民嗎？他們才一到就喊着：土地，把土地交還人民，叫人民爲自己種地，不要爲哥薩克種地。人是很好的，可是我們的大壺呢？我們的家呢？」她又傷心起來了。這時候，安加的愛人已經揹起槍離開她回連去了。誰也沒工夫來理她。在這樣的一個曠野當中，只聽見男人們的鼾聲，母親們的逗小孩子聲，馬吃草料聲，牛打噴嚏聲，步哨上的喊口令聲。

第四章

天剛剛亮了的時侯，敵人忽然進攻了來。步槍，機關槍，大炮，拍拍拍，轟隆轟隆，連珠似的掃射過來，火珠落到地上，地上就騰起一陣煙霧和塵土。難民們都慌亂起來，都像害熱病似的，趕快套馬車，用鞭子抽着馬，成千成萬的人向着橋頭擁去。人太多，橋塞着了。大家都擠不過去。女人們在絕望的叫喊。到處都是悲慘的聲音。混亂，混亂，一切都在混亂。

郭如鶴坐在房子的前面。他的面孔沉靜發青。不斷的有人跑來，給他送來戰鬥情況的報告，副官和傳令兵們，都準備妥當的站在他旁邊。每回來的報告，他都這樣回答：『叫他們賣重子彈，只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。』

他現在的心裏已經感着痛快，因為昨天還是亂七八糟的隊伍，今天却是那樣英勇打仗；那些官長們，昨天晚上還帶着輕視他的態度，而現在都服從他，執行他的命令。

一會兒，幾個兵士帶着一個哥薩克放回來的弟兄。他的鼻子、耳朵、舌頭，都被哥薩克割掉。用他的血在他的肚皮上寫着這樣的幾個字：『對你們的一切人，都